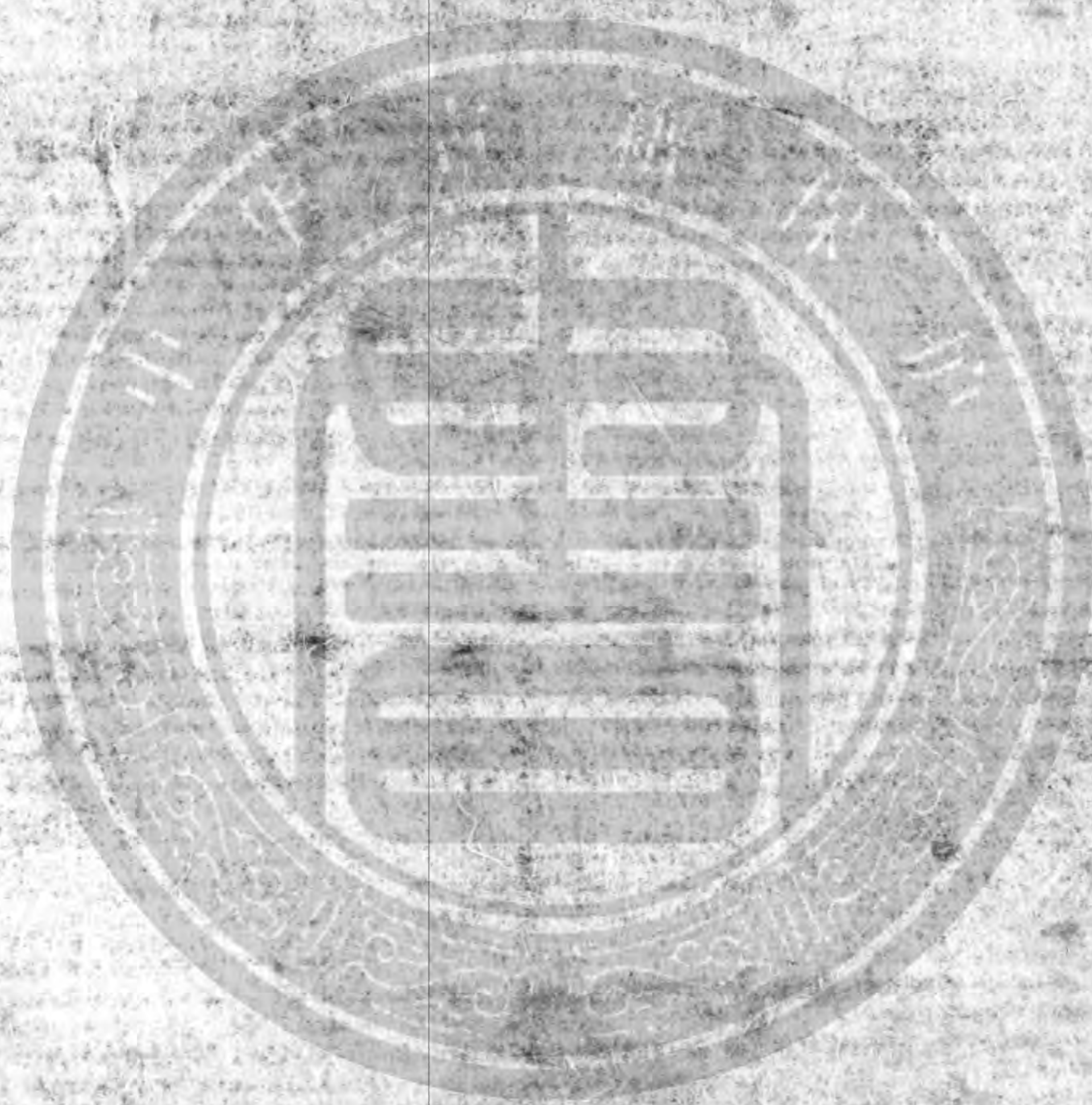


65433





由拳集卷之二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并序

先君丹溪翁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  
直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啻賈然天性寬  
仁大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  
踈闊弗審稽竒贏之術殖往往失利人或給公沒  
其財公則弗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



有啻人四五人持巨櫝未求共載則出海為奸闌者積多緡金寶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啻人倉皇跪請曰事即泄某等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願法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啻人皆起謝願以帛十縑為公壽公笑曰吾弗發若等而私若貨謂國法何且吾不能與若等共罪不受亦終不發其事也先伯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能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亦不給強公鬻其第乃公則竟鬻其第以故家益貧公怡然弗為意

晚年則盡捐世務以花木竹石自娛性老菊手植數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生業客至與公談世務公喏然不省談園林時藝術一花一石之勝公輒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黨願性益謙謙偃倭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鬣子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問長幼賢不肖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倬及族孫少司馬大山既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丹溪翁吾族之長且賢不韋隱德弗耀歲時合族



吾等皆榮紳裳而公獨以布衣儼然臨於其上如  
吾輩何相率請于朝以冠帶榮之公謝曰吾既不  
仕芻布自吾今也安敢以諸子故忝朝廷章服之  
榮且古之巢由嚴陵豈必以章服而後重乎爾等  
遭際明時事堯舜之主竭忠宣智以豎鴻業光吾  
宗多矣老夫不願榮貴也諸子強之廼受公既老  
益簡直與人扞立談輒見情實不能稍事款曲家  
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無腸胡直乃爾公聞之怡  
然曰吾聞直者死當為神然哉然哉諺有之直如

絃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吾今乃生年七十直何  
負於我矣吾即不能弮中彪外以效尺寸於天下  
然慙少壯至老靡敢一苟言行平生操務自謂不  
愧穹壤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權貴人權  
貴人中之溫御史卒誤逮繫公公忼慨言曰吾脩  
身砥行七十年官逮我何為者吾有罪死則其分  
即無罪彼其如豕何毅然不為動已而卒知非公  
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柔而有制又若此公  
生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



坐數竒故又弗就其幼即隆隆恥父兄之弗振而  
家之日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尅尺寸顧隆性又  
踈鹵方困於塲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為前人光  
而公且下世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李姑蔑公一  
日以無疾終隆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  
大驚即促裝歸歸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  
即世又痛已之不天不克送公終而羈旅於外也  
一哭而絕絕而復蘇者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  
隆何得罪於天絕弗令送公終也且公素長者何  
不百年而以七十死也即死隆七日至矣何獨不  
令少須臾俟耶嗟嗟隆亦人子生不能養死不及  
送慙愧天地為世大戮嗚呼痛哉乃作誄誄曰  
大淑之濱厥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穆先  
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弃瓢箕水挹甕  
漢陰高揖羲皇實忘机心溫夷愷悌去爾睢盱於  
羨則厚於財則踈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狷同載  
舟人告覺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長公逋負鬻第以  
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偃偻公實



蹈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東籬夢  
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温乎其宮  
龐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老耄一朝無  
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景冥途何長夜臺  
何靜菀煢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弥天呼  
號泣血摧我肺肝灵輜在室總帳在堂再絕再蘇  
明燈煌煌時維孟冬皜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  
黃高旻寥泬四顧莽蒼於乎哀哉亦孔之傷

大司馬張公誄

并序

萬曆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穎上令歸則大司  
馬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奉於  
鄉歸謁公公病謝客隆至延入內室語見先生雖  
病猶神采比入京師數從東來者問先生起居皆  
言體中且大佳矣出見賓客矣洎東還抵就李有  
言先生不諱者愕眙不信抵會稽信矣日夜行臨  
哭先生登木而盡哀泪淫淫浹地上室內外無不  
哀者其父問焉曰子故副腸嘗兩下第同袍咸咨  
嗟子歎傷哉貧也父在淺土母八十老矣而子道



兩開馬願歲負米千里外而子不涕又以羨俠栢  
落故骨於浮言履危險者數矣士大夫咸泫然子  
言而子不涕曩子餬口四方也北征也母夫人而  
下声泪潜如而子不涕蓋生平雅不見子戚今哭  
司馬公若斯哀者何曰其疇嘗之哭先君也亦若  
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子有言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哭先君者哭司馬公奚而過矣  
其齟齬時辱知家司馬謂鷩千里虎子食牛手  
余任言於公公讀而大竒之走幣要其其懷刺往

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用文章名海  
內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西司馬遇人輒口屠生  
屠生自髫時有聞則兩司馬力也蓋自是出公門  
下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顧獨折節  
接引其凡流連光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  
大作無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某旁確時有撰著  
他人或無當某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窳遲則  
苦或下筆于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  
寸短尺長天刑奈何敏而不窳遲而不苦屠生有



馬嗟嗟其雖媿其言心能無感乎某為諸生好吟  
諷人咸目笑是庖而尸祝者希不兩傷不對禾稼  
而對美州雖動將安用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  
益也公曰不然右格猛虎左挽飛猱世有無材何  
傷之有其少居貧拓落輕財好施千里赴人一言  
掉臂朝乏斗粟莫揮萬錢或炊金饌王虛左國士  
或草履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以勞故人或拂衣  
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意則泰山為鴻  
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惡睹屠生屠生

蓋猷惡人士之居貧剪剪乞兒相者而以拓落迹  
馬吾陰察其中實不踈是庸可量乎且泛駕語駿  
斲弛稱材甕盎之物不進於大覲繩尺之夫曷語  
於曠節臨深履薄不可謂非英雄然個儻大業豈  
必拘拘翦翦忸忸倪倪孳縮脂膏自託鄉曲者取  
辯哉歲庚午某下第人於是始不信屠子雖某亦  
不自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苟不逢雖力何  
益公与家司馬慰勞某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  
戰之罪也曩予與子家司馬讀子文則勃勃神王



喜而起謂衰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咨嗟  
竊歎已復相顧而笑謂世事不可詰若此吾鄙疇  
管幸而第令不第至今日且奈何家司馬酒微酣  
為其擊節放歌曰吾將上叩九閔則虎豹禁不得  
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  
捫日月令其輾轉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杼煩  
憊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  
聽之命命屬之冥冥彼冥冥者奚以問也令司命  
者幸仲尼顏回詰子將安所置對矣嗚呼世之相

知寧伏有若此者哉昔管仲稱千載相知死至為  
之慟哭然未有若公之與某者也生我知我管子  
猶然至於某當何以云語云士為知己之言不為  
悅已者容斯豫子所以漆身荆卿所以湛族而不  
悔者也由此言之某之所以死公者當自以哉嗟  
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柩倉皇涉淮奄  
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作乎  
則涕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於乎我公實產東國靈海汗湯大荒寒廓乃生此



人表世模俗為英為雄間氣是毓夏絕後先配古  
嶽瀆垂髫屬文佳名隱起公家宗伯逡逡殊喜謂  
為神駿颯颯駒子睽弓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  
詞藻聯翩明星有爛光燁自天朗照六合士林武  
馬柄文江表聲猷鬱烈鼓鑄士類磨厲群喆大江  
以西風行電掣至今蒸蒸多公凜雪既厯藩服乃  
填大邦保釐彈壓勲庸懋明文經武緯炳炳烺烺  
晉太司馬望重樞府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  
去天路局促懸車乃東返彼初服高臥品阿長嘯

海曲遊神六籍旁引博綜赤縣之外大塊之中鉅  
極龍伯小極蟻矰近而几席遠而八紘下之蒙汜  
上之鴻濛微乎罔象灼乎豐隆塚書辟經酉葺兵  
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臺石室霞宮丹甲莫不  
舉芳掇華沂流窮源撰著川湧篇翰星繁鬼物呵  
護葳彼名山高步鴻響先登稅壇日月在下雷霆  
吼啞蟪冥蚊蚋其餘作者頽波設障力挽大雅冠  
冕南極表儀斯文萬方颺動多士若雲士也不天  
公返厥真儵兮忽兮冲峯絕塵沈兮窳兮喪我偉



由拳集 卷之二十三  
人山崩海枯木落草黃苦霧四塞白日失光昔我  
汨汨維公是依提之泥塗升之雲霓知我已矣弦  
絕於斯中夜永歎我心傷悲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稱  
道術醅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  
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  
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  
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



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  
周札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密峭拔波濤層起而姿  
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  
峻嚴整古雅藻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  
之波汪洋浩淼非有跬沫搖漾之勢而干灵万恠  
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  
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為文矣賈馬之文疏  
朗豪宕雄健雋古其蒼雅也如公孤大臣斥翁華  
髮峩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  
脩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華  
軒翠羽旄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妙  
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合縱橫璀璨蓋  
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  
缺乘躡焉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  
竒作矣譬之大造寥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  
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万物亦豈可少哉  
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  
白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為古文辭一也由建安下



逮六朝鮑謝顏沈之流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而失神情繁枝葉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然而穠華色澤比物連彙亦種種動人譬之南威西子麗服靚妝雖非姜妙之雅端人莊士或棄而不睨其實天下之麗洵羨且都矣八珍醕醴以視之占者太羹玄酒之風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世爭馳天下之甘旨也鄭衛之聲數之咸池六英奚翹霄壤不可奏諸宗廟朝廷然而悅耳快心則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

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則寄具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体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悽惋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文体靡於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焉詩教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僅能摧駢儷為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漆乎無采也



醜腹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歎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羣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下古文詞咸在正變離合總總夥矣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氏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誠無用此文為也昌黎氏之所以為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兩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厭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迫而視之則神采隱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和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迂其形昼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為韓子一家之言  
可也今第觀其文卑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  
声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寔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  
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  
蓋也而翫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我  
不能終篇也標而趨之者非韓子與宋人之詩尤  
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  
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

而為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  
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  
風也固非博綜詮吹以為菴章者也是詩之教也  
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  
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夫三百篇  
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  
為詩哉甚而叫嘯怒張以為高厲俚俗猥下以為  
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而又徃徃自  
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明興壯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始力興周漢之文詩自三百篇而下則主初唐厥後諸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興可謂盛矣然李士大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而乏遠識踔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學左國者得其高峻而遺其和平玄史漢者得其豪宕而遺其渾博模稜擬法拘而不化獨覩其一則古色蒼然總而讀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諗蓋亦時時有之有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嗟乎

文難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鏗意於心神借聲於周漢而命辭於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擬之而浩博雄渾識者自知其為周漢之文不作昌黎以下語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獨有周漢之句法耳而其渾博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故吾願與海內諸君子勉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於上品見非超妙則傍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稟靈異之氣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遠覽



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人並驅而前  
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咳唾以為生活  
彼古人且奴眎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裂我者傳  
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見也  
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得而藉口口始二三君  
子姍咲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心標異而出之立  
於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詫古為如是  
不於我可少寬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得而  
徒咕咕倣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得之  
超妙無輕議古苟非深於古無輕訾韓歐也夫挾  
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將奔走焉麋而虎皮人得而  
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者也影响古人而求朕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  
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拉掌譚詩文自三百篇下  
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  
于鱗王元美諸公率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



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周漢間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塗其最可喜者不避麤硬不諱朴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無意為詩者李太白凌空駕語務言言蕭灑都不切事情如詩何杜萬景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於賦而李獨長於興然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耳僕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倍文質無所不有是

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澁之悲壯瑰麗沉鬱頓挫至其不避麤硬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亦稱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麤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為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寃乎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頌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



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回馬行諸作神情橫  
逸直將播美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  
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忼慨沉著安在其萬  
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  
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  
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疇非佳境  
遊僊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閣風坐天姥傍日月  
挾飛僊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  
壤處蓬茨盤跚躑躅食飲而已然後為實景可貴  
哉賦之典興六義所談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  
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雌黃焉何居杜如垂  
老新婚潼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袞江頭賦也  
紀行懷古赤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  
飛龍懷仙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吐斗興  
也何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  
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楊沈宋高岑王孟其  
美安在藉令諸公得意之詩為後人所遍相贈矣  
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佳人



奈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奈何能不知其美也於此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觸景創出臆或博蒐古今竒文奧義多所鋪陳而徒以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數字遁相祖述稍變換而為之蓋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發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為詩且詩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縟者朴而野者流利而俊響者艱深而詰屈者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用擅場也而唐人徒用丽字秀語為聲俊取其鼓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是下往往誦法唐人務為工緻而已干鱗既已若此足下何不廣心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竒旁通俚信自為一家言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緻自喜學唐人不成即又為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



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浚變化若鬼即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鬱清空流利迥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嫺於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宛乎誠如干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味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者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曷不為波塚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為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為之何嘗炫奇標異試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閑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質直為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持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衰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年笛  
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映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裡龍媒去盡鳥呼風如  
斯九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  
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  
指白日如中宵駢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  
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  
流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戶日  
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溫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  
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  
江光隱見龜巖窟石勢參差鳥鵲橋不大瑰麗乎  
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  
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



知是宛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  
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衰如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如君王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往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瘦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  
江清歌扇空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美  
容別殿謾焚香如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双  
許鳴如画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波竟不大  
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  
置不論而獨取其蘧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不胡  
盧地下乎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  
文非不美顧何可學學而不成柘增醜耳余曰韓  
昌黎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  
矣且其文大氏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  
註疏可學與曰彼蓋無意為文者也何論工拙六  
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文者也美空矣余曰  
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無庸



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奇，又何學也。即學矣，獨柰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也？謂昌黎無所不有，周漢獨何所無？邪？謂昌黎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邪？仲晦無意為文，即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邪？無論無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氏也，不同日語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片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



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  
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飛  
之螫矣。維蠱之取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  
得獫狁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及中。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  
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  
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願瞻帝京。徘徊  
宮闕。咏宋微子。麥秀之詞。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捉

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  
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  
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原  
乎。擅裘之人。不陞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  
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  
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  
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嚙和。相國即不念二  
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



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借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奉詔討嶺西。徭浪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仰仗天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以嶺以西。南控交廣。壯極洋河。舟駝印笮之所。鬱盤蒼梧。離水之所。襟帶大藤。峽折而走險。密菁叢篁。起而造天。自盤瓠啓疆。南粵王檀命以來。夷獠窟宅。凶逆



盤據編民土豪回緣為姦阻山谿之險憑林麓之  
深抗撓官軍剽掠遠近飄忽出沒肆為跳梁得志  
則橫行於一方失利則逃竄於崖谷勝則虎攫鴟  
張敗則狐潛鼠伏累煩徒衆迄不能平禍本不芟  
蒐薶莫盡侵犯我土宇虔劉我元元將士懷枕戈  
之憂邊人苦荼毒之慘是累歲之所經營而弗靖  
者也皇帝乃眷南顧閔念黔首因賜臣以璽書假  
臣以節鉞計在討平禍亂奠安疆圉臣等肅將天  
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氣謀在風成

機隨事變相其地形扼其要害張疑設伏先聲伐  
謀截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士之  
協心金戈耀日鐵騎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官奮  
於貔虎前隊鳴刀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  
義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南臨戎氣先奪叱咤則  
山嶽鼓舞頽矐則江河倒流一戰而賊鋒已挫再  
戰而虜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  
卵擣其巢穴殲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  
明而開瘴癘八桂清塵挽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



色斬首百十萬俘虜百千許血變河流黃沙四起  
遺骸山積白日為昏短狐不鳴長鯨影滅收大戮  
於京觀斷旒槍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閭閻復業  
草綠蠻烟散千家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  
歌千里以之蕩平百蠻為之震動饒訶清而列校  
喜朱鷺肅而蕃部寧將勒銘於萬年用告成於九  
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唐蒙橫下瀨之戈而已  
哉蓋當虜運告終皇靈大暢臣何力之有方且東  
晏鯁人之國北清大漠之塵盡平四夷永寧函夏  
皇圖萬紀與天無極臣等亦且息鼓鞞而歌擊壤  
銷金甲以事春農不勝踴躍歡忭之至謹遣某官臣  
某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家母姓趙氏外家祖父諱瓚與帝文懿公同舉於  
鄉文懿公才外祖相得甚驩用薦起家累官江西  
叅政趙氏至叅政公蓋五世科第矣家母幼得家  
教敏慧多法度選名家子歸先君先君為人朴茂  
坦夷少居里閭頗好樗蒲六博挾彈走馬以故始



學學學廢已學殖殖又敗殖失利不止已又失利  
又不止從敗殖之道至四五數不利而終不肖輟  
不為猶謂是適然云伯氏鬻其第償官逋併鬻先  
君第先君弗問人或給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  
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母朝  
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君逮晚年子女諸孫寢多  
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懸解不復厯意家人產  
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日中行遊至莫有勦勦以  
耳詰朝不問晨炊起遶籬走眎群卉榮枯而時乃

灌溉家事無關白先君即有關白先君殊弗聞事  
無細大咸家母身當勤苦盖兀兀積數十禩靡有  
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諸兄皆又學學不就而先君  
以歲丙寅見背盖自是家奄微不振乃不肖隆稍  
稍以學起諸生間家母嘗恍慨謂不肖隆曰自而  
父以拓落自適遭家不造吾備嘗諸艱難積數十  
年於茲今老矣幸兒子用文學有聲辱知鄉之薦  
紳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起大業無論逢時致身  
即克自砥志好脩而不忝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



仰矣乃隆又困諸生十年意嘗邑邑家母曰力田  
不如逢年年且不逢雖力何益兒安之而母豈以  
數十年之艱難而心豔而一朝之倖兒安之至去  
歲丙子隆始獲舉於鄉歸家母又忼慨言曰兒今  
幸一舉惜而父不及見而父平生拓落無他腸終  
身不見機事今兒能用文學起家庶幾章而父之  
素行矣是吾之所以悲而復喜也若兒子之榮遇  
尚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  
無忝為人第餘事耳今年是為萬曆丁丑不肖隆  
幸登進士第而家母適春秋之十有九隆奉命賴  
上令行有日願自度家母明年八十而隆且以吏  
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敬  
用微寵靈於吾子吾子實知不肖隆深幸不惜賜  
一言為光榮豈惟家母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  
已時幸吾子其實圖利之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錦帳詞

黃姑織女銀河渡天上雙星弄玉簫即金屋貯人  
間二竅連理瓊枝倚春風而闔美合歡錦帶指新



月以要盟花生綦履步搖光映流黃風動明璫文  
綺香薰積翠洲渚和聲度玉睢之窈窕延津寶氣  
合龍劍之雌雄綢繆不解託雅調於朱絃宛轉無  
端寄柔情於錦瑟蓋移洞府於塵寰即神僊不足  
為樂而等佳期於天漢雖日月不足為長連婚龍  
女徒傳柳毅之譚下嫁文簫奚取綵鸞之事恭惟  
卽君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年少登朝羨芙蓉宮之出  
匣才高作賦抒錦繡之凌雲茲者上書以請暫辭  
鸞鷲之班奉詔而歸永結鸞鳳之侶文就千言美  
矣東都之才子收成七寶媯然南國之佳人洛濱  
拾翠蘭房初照乎夜珠上國觀花梓里况榮乎畫  
錦絳蠟高然總妬盈階之月色紅銷半拂猶懷滿  
袖之天香光華並耀倚綽約而花垂律呂相和吹  
參差而鳳下語燕窺簾青春深而不去流螢度砌  
良夜何其未央生平之樂事都無人世之歡娛不  
數縷結同心日嚴屏間之孔雀蓮開並蒂影憐池  
上之鴛央然且饑冀缺之耕舉梁鴻之案牘才艱  
讎彼美姬姜采綵道周薦蘋宗廟百年為好萬口



白卷集 卷之二十三  
稱資於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敞正開  
簾花近龍笙金屏月上羅綺香  
中雲不散相暎銀缸  
綉幌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  
天風吹得下似一雙綵鳳  
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  
郎君得意辭天仗乍相逢  
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  
轉流蘓誰不羨萬朶芙蓉  
宮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閣  
占斷人間歡樂事只人間  
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  
堪賞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終

由拳集叙後

青浦門人彭汝讓著

由拳集者東海屠長卿先生所著也  
集凡若干卷摘菁弱冠者十四振藻  
登庸者十六蓋旣成而有客謂先生  
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何物長卿乃  
手探象緯口吐霞霧雕錦匠之奇洩



造化之窟耶又曰櫝有異珍詎令長  
藏懷有明珠曷俾暗按盍廣諸先生  
謝客曰丹素異炫識鑒逾昏故茂先  
寡智則誰為干將誰為莫邪子期亡  
賞則誰為高山誰為流水鮮英罕存  
華辭易毀吾將藏之名山矣客曰子  
虛賦而孝文恨不同載法言成而君

長卿嚴事先生先生知長卿盡合有  
言予於是序曰即無論長卿才即長  
卿治狀卓越它日史氏纂國紀文苑  
循吏當兩傳之而世又謂文人無行  
乃長卿碩碩德操嚴卓行高誼出等  
夷燭然不污於時倘所謂完士者非  
耶長卿文述則古昔先王之訓自六



徑周秦楚騷兩息六朝已還無不摠  
覽而以時出之不拘拘守一物而詩  
則三百篇漢魏及諸樂府鏡歌以至  
大曆已還亦無不摠覽而以肯出之  
不拘拘守一物以故宏肆鉅麗高華  
秀美燁然動人心目而溢出無長語  
儉用無窘幅寸典情副華實並茂神  
變惚恍而陰陽錯化故本非舊訓出  
其口便是千古固雖緒論入其筆輒  
爾神奇譬之用兵如韓淮陰多多益  
善雖驅市人以戰自成奪趙滅齊之  
功而又如李將軍不治軍籍不擊刀  
斗自衛不忤部曲行伍人自不能以  
程不識謹又法議其後倘所謂國士



而寸氣無雙非耶然此亦重重長卿  
年未四十方在卑位尚自冠絕如此  
而更令後日又何如哉又長卿毫不  
待吮而出語妙天下既負枚芥之捷  
蕪收相如之雅人復以馬長卿擬之  
疇不謂當然哉而予獨曰兩長卿不  
得同日語何居蓋馬卿文無行於是

觀先生有不其然夫法程銜勒雅道  
趨趨磬折塵宮斯文氏迂姦翫則弄  
吻舞文豪強則關白請覆材難徧及  
職豈易宮先生為之子產服寬魯恭  
著異府若無人遮若無吏惟恢刃以  
覃猷每揆而清嘯南州之榻以下  
壯海之樽不空雖宓子鳴琴葛生句



漏胡足云矣 汝讓以襪線之材誤妝  
藥籠之物幸披心自猥屬論序魏文  
駭觀於捧玦交甫詫視於解珠無以  
過也雖然概蘭英之為國香豔仁表  
之為人瑞汝讓不敏敢不摠肝以嚮  
意摘辭而抒素云

由拳集叙

華亭徐益孫孟孺甫著

夫世之續述理道紓殫性靈翊贊人  
區比烈勛帛者其惟文章之為用乎  
古稱多才今不乏士鴻筆之彥龍躍  
鳳鳴弘正颺其清暉嘉隆弼其大雅  
吐納玄黃杼柚造化正始漸還至物



復耀粵稽文獻蔚乎可徵惜有器存  
人亡典型彌遠惻然永懷嗟何及矣  
益孫縮髮授學粗誦先王睠言慙人  
夙夜仰止亦猶魯叟隆思于姬公詩  
人篤望于召伯情有縻好氣有相感  
不能遏也東海屠長卿懷黼黻之性  
負珪璋之姿標作者之壇擅人倫之

雋始蜚英于海曲嗣振響于天衢耳  
剽老成沐浴盛德輒欲操筆問道摳  
衣請業相與窺蛟門之竒窟濯滄海  
之長流望四明以尚羊登金峩日至  
止庶幾縱我大觀飫彼高論而母氏  
劬勞岌然寢疾柰何捧果然之腹恣  
四方之志哉會先生來官吳會聲响



既接臭味迺同遂以康瓠之材得被  
過誤之愛握手剖腸互定雅素綢繆  
道故有加平生或講德彌日樽罍為  
虛或宴語夜夙宵燭猶短或振衣長  
吟四荒響答或含毫抽藻萬境俱奔  
或裴回中埜睇禾黍于大田或躋陟  
西山吊機雲于舊趾可謂氣干青雲  
誼亘白虹情叶椒蘭道符金石者矣  
先生生有蕪材弱齡操翰研精雅道  
企思靈樞欲以探四游之鴻濛綜萬  
品之茫昧鑽五緯之玄微獵二酉之  
巨麗創一家之名言旌千古之程軌  
故其酣豢經笥沉冥圖府夢寐翱翔  
靡有屆止詞賦則該廣而魁竒詩歌



其濃郁而沉至樂府則蒙古而深淳  
傳記則穎出而周委銘誄則淒楚而  
含情述叙則駿爽而秀嫩翰牘則嫻  
雅而多風論說則博碩而揚厲譬若  
班倅之運斤后夔之攷樂靡不中于  
甘苦協于官商者與先生之言曰近  
世之士蟬蛻諸生而影響古人務為

兩太史輒然笑曰先生知言哉先  
知言哉合書是為由拳集叙

明萬曆十九年辛卯冬月角白東沈  
明臣嘉則父撰









